



盲琴

老 臣/文 陆 韵/图

那个人出现在我们视野时,最初只是一个灰色的影子。太阳在头顶照耀,四面环围的山峦没有阴影,苍黄的颜色给人干燥的感觉。没有喜鹊或者乌鸦在空中飞掠而过,村庄宁静而又空旷。我们在做古老的游戏:打瓦。失败的定子正跪在地上,任凭胜者的拳头在背上擂出太平鼓的闷响。

定子说:“假丫头,你砸狠点儿,好像挠痒痒似的没意思。”

假丫头说:“定子,是你愿意,我可狠劲儿砸了。”他袖子在鼻子下抹了一把,黑棉袄的袖子已结成油光光的硬壳儿。

太平鼓闷闷的响声加重也加快,定子“咯咯”地笑了起



来,说:“假丫头,你这样才像个老爷们儿,一会儿我砸你也这样。”

假丫头慌了,停止动作,说:“别,别,定子,我怕疼,我不像你铁打的一样。”

定子最爱听人说他是铁打的。定子,有病,说不出来的病,只听大人们说那是绝症。可定子身体多么健壮呵,他比我们任何人的腰都粗,膀都阔,个儿头都大,拳头都硬。可定子是身患绝症的。

定子说:“可我还没过瘾。”

假丫头几乎带着哭腔,说:“定子,我不砸你!”

定子不再吭声,跪着不起来,头仰着,向无遮无拦的村外望。他这一望,就发现了那个灰影儿。

“山上有个啥物?”定子说。

我们全向西面的山坡望去,果然,土黄的山坡上,泛着白光的山路上有个灰影儿,正缓缓地向山下蠕动,像一只甲虫。

“是一条毛虫。”定子说

“是一条毛虫。”假丫头帮腔说。和定子在一起,假丫头就没有嘴了,定子说啥他说啥,好像他的嘴是定子的。

可那是一个人。我们都很清楚,分清是人是虫是很容易的。定子总是爱把一些事说错,然后等待人来附和。

“他会进村的。”定子说。这一点我们认为很对,因为四面山上的路,都只通向我们的村庄。大家放弃那种古老的游戏,在阳光下晾晒自己蜷缩在脚下的影子,呆呆地望着村口的那盘废碾砣。那个灰色的影子已在坡上消失,现在肯定正运动在沟膛里。

“他会进村的。”定子说。他打了声口哨，一匹驴驹般大的黑狗在土路上跑，溜烟窜到定子前，嗓子里发出“呼噜呼噜”的声响，绕定子的身前身后转，尾巴用劲儿扑摇着。每次村里来陌生人，定子都会把狗唤过来，看狗张牙舞爪咆哮，看人惊慌失措的狼狈样子，我们都笑得开心，都尽量把咬苞米饼子嚼咸菜疙瘩的嘴巴咧得大些，再大些。这是定子发明的游戏，尽管被大人们深恶痛绝。

可是，过了好长时间，碾砣前并没有出现那灰色的影子。大黑狗已等得不耐烦了，见主人并没啥指派，几次悄悄地溜走，却都被定子一声很有威慑力的吆喝唤回来。

“他会进村的。”定子说。假丫头马上附和一句。不过声音很轻很轻。我们都有些失望。阳光照在村巷里，灰色的房

屋像一些腐朽的草垛，再也散发不出新鲜的气息。哪家的猪在闹槽，哼哼叽叽的声音令人疲惫。定子已咬了几次牙。定子咬牙以后，都会让大黑狗攻击得更猛烈。我们相信今天





的游戏肯定会更加精彩。

“他会进村的。”定子说。假丫头没有附和，倒是谁家的母鸡“咯哒，咯哒”地叫了起来，让沉静的村庄有了些生动的气息。

“回去吧。”有人说。可定子没有动，我们就没有动。日头已开始往肩膀上倾斜。起风了，村巷里刮起干燥的黄土，我们不得不时常眯会儿眼睛。

“是一条虫……”定子说。我们听得出他自己已经动摇。大黑狗夹着尾巴，蹑着爪垫儿溜走，他没有吆喝。我们都懒懒地想扭身回到各自家低矮的泥屋时，一种声音飘入耳孔。大黑狗又“噌”地窜了回来，冲村口兴奋地吠叫。可是却没有那灰色的影子，只有青白色的老碾砣悄悄蹲伏在村口，凝然不动，像一个古老的象征。

那自村外飘来的声音却更响。先是风刮草丛一样，把人紧紧裹住，草叶磨擦，窸窸窣窣。然后是落叶飘零，呼呼啦啦。风声时紧时缓，时高时低。陡然一声树枝折断的脆响，风声消失，倒有什么鸟儿叫了起来，一声一声，清丽婉转。开始是一只鸟儿，然后是两只鸟儿，最后是一群鸟儿。鸟儿争吵一会儿，歌唱一会儿，飞翔一会儿。我们的心被那鸟儿声紧紧抓住。定子啥时已带头悄悄向村外走去，我们都跟在他的后面。大黑狗撒欢蹿跃，兴冲冲跑在最前面。

走过废碾砣，我们就看见了那个灰色的影子，自然不会是什么虫儿。那影子安静地坐在土坎儿上，背对着村庄，正在专注地拉琴。我们同时看到，那是一个和我们一般高矮的男孩儿。

二

“你们来了。”拉琴的男孩儿说，好像他已等了我们好久。他的声音有点儿倚声倚气的。只见他手指在琴弦上狠劲儿一弹，闹喳喳的鸟群“轰”的一声飞散了，空中悠悠地飘下零乱的羽毛来。大黑狗嗓眼儿发出“呼噜，呼噜”的声响，但它并没有攻击，因为定子的手正搭在它毛茸茸的腰上。

琴声彻底在空中消失。拉琴的人问过话，并不回头，我们只能看到他的脊背。他穿着脏兮兮的灰衣服，头发乱糟糟的，好像刚从草窝里爬出来。他屁股上是一个同样脏兮兮的行李卷儿。阳光照在那柄怪模怪样的琴上，他一动不动。

“你怎么知道我们会来？”定子问。

“嗨，我到哪里都有人迎我进村。”男孩儿说。

“就因为你会弹几下破琴？”定子问，我们看见他的手正从狗宽厚的背上抬起。

“难道我的琴声不好听吗？”男孩儿。

“嗯！”定子竟然点了下头，手又按在狗背上。

“还想听吗？”他神气地问，身体仍一动不动。

“你，是叫花子？”定子问。

“不，我是琴师。”男孩儿自豪地答。

“你从哪儿来？”

“从来的地方来。”

“到哪儿去？”

“到去的地方去。”

“你叫啥名？”

“名是什么，一个代号吧，我没名。”



“可我们不知道你是谁。”定子说着，手在狗光亮的皮毛上捋动着。

“我就是我。”男孩儿答。

“咋招呼你呢？”

“叫我琴师吧。”男孩儿的手动下琴身。

“琴师，我想放狗咬你！”定子口气一变，恶狠狠地说。

“放呗。不过，多凶的狗都怕我。”男孩儿大咧咧地答。

定子的手突然在狗背上挪开。大黑狗脖子上的黑毛扎煞开，“嗷”的一声扑向那灰色的背影。我们的头皮为之一颤。

男孩儿并不动身，狗喷出的热气几乎喷到他脖颈时，只见他手在琴弦上一弹，我们猛然听见一声撕裂的巨响，震得耳根子发麻。大黑狗“嗷”地叫了一声，夹着尾巴逃了回来，冲那人“汪汪”吠叫，却再不敢攻击。

“大黑，上！”定子吆喝。可大黑往前扑几扑，又惊恐地窜回来。

“我咋说的？多凶的狗都怕我，对不？”男孩儿得意地说。

定子突然“咯咯”地笑起来，说：“琴师，你是我定子见到的最有种的人。”

“定子是什么东西？”男孩儿轻蔑地问。

定子竟然没有生气，而是笑嘻嘻地说：“定子是一个铁打的男子汉！”手在厚实的胸膛上擂了一拳。

“好吧，我该进村了。”那男孩儿说着动下身，我们面前站起一条细瘦的影子。他说：“我饿了。另外，还要有间屋。”

“住我家。”定子说。

“我从来不在谁家住。我想要间空屋。”男孩儿说。

“嗯——”定子打个沉儿，说：“空屋有，是废碾房，不过那里吊死过人，你敢住吗？”

“嗨，死人比活人还可怕吗？”那人大咧咧反问。

定子不再答话，而是对我们说：“假丫头回家拿饼子，要新烙的；喜子去拿咸菜，我拿盆儿。”安排完了，对那细瘦男孩儿道，“琴师，你可以进村了。”

那个男孩儿缓缓扭过身来，我们看到一张丑陋的脸，全都大吃一惊。

——那个自称是琴师的灰衣男孩儿，是个瞎子。

三

定子不许我们叫灰衣男孩儿“小瞎子”，让我们叫他“琴师”。

琴师住的废碾房在村子最东头。那是座破烂的土屋，有碾盘的外间已经坍塌，但有土炕的那间却是完整的。定子指挥我们用席片把破烂的窗子堵严。搂些草沫子把火炕烧热，狭窄的房间就飘散出人间烟火的气味儿。

琴师吃过定子摊派的饭菜，天就黑了下来。我们都准备离开那座小屋。假丫头却恋着不动，说：“琴师，这屋真的吊死过人。”

“那又怎样？”琴师佯声佯气地反问。

“横死的人是要变成恶鬼的。”假丫头说话的声音有些打颤。

“你看见过鬼吗？”琴师问。

“没有。可大人们说，有鬼。”

“人死如灯灭。我连活人都不怕，还怕死人吗？”琴师不



以为然地答。不过，他扇动几下扁扁的鼻子，深陷的两只眼窝也动了几下，说：“这屋里住过黄鼠狼。墙基里有两条蛇。”

我们都被他的话吓了一跳。秋天，的确有人看见有蛇在屋门前石板上晒过太阳。假丫头忙问：“你咋知道的？”

琴师并不正面回答，只是说：“可那蛇正在冬眠呢。”说着，又扇了几下鼻翼。

定子一直沉默不语。大家围着琴师，他在人圈之外。他最先站起来，道：“好啦，好啦，我们走吧。”我们就都随定子走出来。天暗暗的，村庄里的炊烟已经飘散，有星星的天空干净而又深远。我们默默地走着，悄悄散进各自的家门。夜里，便有了共同的话题。

大人们开始还怪我们多事，可一听是定子收留的，便叹一声：“这孩子呀！”算是默默认同了我们的做法。

早晨，我们被鸟鸣声从梦中唤醒。不知那是什么鸟儿，一会儿高飞，一会栖落，成群结队在村庄里飞翔。村庄里没有高树，除了栖息在各家屋檐、墙窟里的麻雀，没有别的鸟儿。我们愣怔了一会儿，马上就明白，是琴师在弹琴。于是，各自从



低矮的屋檐下走出，不用召唤，就汇集到废碾房，在此之前，我们都躲那破败处老远。如今琴师一夜平安，吊死过人闹鬼的事自然就被证明是空话。

琴师已吃喝完了，是定子送来的饭食。他在土炕上端坐，琴声正是从他怀里响起，一声一声，钻出窗孔，在村庄上空鸣响。

我们都静静地盯住琴师和琴。

那把琴很小巧，紫檀色琴身布满蛇皮一样的花纹，琴头是一匹怪兽的脑袋，我们从未见过那种动物。弦是三根，被五根细长的手指弹得微微颤动。琴箱形状如一个猪尿脬，几乎是透明的。我们都不知那是什么乐器。琴师面色平和宁静，窄窄的瘦脸上，深陷的眼窝干瘪空洞。他的鼻翼不时扇动，仿佛在嗅什么异味儿。最奇怪的是他零乱长发未掩严的两片扁耳朵，竟能随鼻翼的动作而抽搐。定子坐得离他最近，盯琴师的眼睛明亮又潮润。

最后，琴师食指一弹，村庄上空的鸟儿便无影无踪。

我们全看得目瞪口呆。

“好听吗？”琴师问，我们看见他上牙有颗白色的犬齿。

“噢——”大家舒出一口气来。

假丫头跃跃欲试，探手去摸琴。琴师却用手一挡，拨开假丫头梆硬的衣袖，吆喝：“去！”那么准确，仿佛看得见一样。假丫头讪笑着，定子不满地瞪了他一眼。

琴师活动活动脖子，问我们道：“我没有白吃饭吧？我从来不吃白饭，一艺在身，走遍天下。”口气十分高傲。

“你走过好多地方吗？”假丫头又抹下鼻子，问。

“当然。”琴师自豪地答。



“城市，你去过城市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你去过城市？”假丫头小小的眼睛睁得很大。

“城市算什么。北京，我去过。北京可是首都啊！”琴师说。

“你去北京也是被请进村的？”

“那不是村庄，是首都，”琴师没等我们再问，他已喋喋不休地说开了，“你们走过柏油路吗？很光滑的，平展展的，和跑冰一样，我在上面很快地跑，吓得汽车直叫唤。”他嘿嘿笑了几声，又道：“你们看过大海吗？看过沙漠吗？你们什么也没看过，你们真可怜。”

“住口！”定子忽然吼了起来，他的眼睛瞪得挺大。他瞪眼睛的时候就要揍人了。

“可你们的确哪里也没去过呀！”琴师轻蔑地说。

“可你去过那么多地方又咋样呢？你看得见吗？”喜子气哼哼道。

“喜子！”定子咛了一声，不让他再说。

“嘿嘿，你们以为看什么一定要用眼睛吗？你们错了。”琴师并不对喜子的话在意，他说，“我是用心在看。”见大家都不吭声，他又问道，“往东去，有座金代的塔，你们知道吗？”

我们知道，但我们没去过，大家便都不回答。琴师道：“我知道，但我没去过。不过，我很快会去的。”

定子的脸已变得紫胀，他突然站起身，说：“咱们走！”我们都随他出屋。定子的牙关紧紧地咬着，他一步一步走得很快。走到我们每天玩那种古老游戏的地方，他站住了，说：

“我们打瓦吧。”可是谁都玩得不开心。定子总是输，让胜者狠劲儿砸他的脊背。当然，他砸别人的时候也十分凶狠，假丫头就让他砸得掉了眼泪。

突然，定子说：“我们哪儿也没去过，知道有塔，我们谁也没想过去看看。”他把瓦片丢开，望村外的远处。远处是苍黄的山峦，在灰蓝的天空下无边无沿。而东方跌宕的土色中，就立着一座塔。

这时，村东的废碾房又响起了琴声。这回不是鸟鸣，是水声，让人想起远方的巴什罕河。燥热的夏天浪花飞溅，鱼儿逆水而上，在湍流上一窜一窜，摆动红色的鳍。水清冽冽，凉沁沁，让身心燥热的人想奔跑而去，边跑边脱衣，到

岸边，一个猛子扎进去……

定子说：“摊派饭菜吧！”说完，又向碾房走去。

琴师说：“我知道你们肯定会来的。”他充满信心，那张面对我们的丑陋面孔得意洋洋。

四

我们渐渐离不开废碾房。琴师





轻视我们，但我们又离不开他。他讲的故事让我们觉得遥远却又亲切，陌生而又新鲜。他的琴声总是像水声一样淹没我们。可他绝不对我们任何人亲近，更不许任何人碰他那把古怪的三弦琴，包括定子。他同样瞧不起定子。

那天，定子终于和他翻了脸。

我们正在打瓦，又是定子在接受惩罚。他跪在土中，没好气地说：“假丫头你狠劲儿砸呀，狠劲儿砸！”假丫头已经使出了最大的劲头，他简直要累哭了，说：“定子，我砸不动了。”定子仍吆喝：“你赢了，你就得砸我，你砸呀！”

不知啥时，琴师来了，站到我们背后说：“嗨，用拳头砸有啥意思，用石头砸吧，伙计们。”阳光照在他丑陋的脸上，照出讥讽的神色。

“男子汉大丈夫，刀砍都不怕。假丫头你用石头砸吧！”定子说。假丫头简直落泪了，叫：“定子！”

琴师却“嘿嘿”地乐了，耳朵一动一动的，道：“你算啥男子汉？大丈夫该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可你呢，无非是不怕挨揍。”

“你！”定子霍地站起身，眼睛火火地盯住琴师。

“咋，我说的不对吗？”佻声佻气又阴阳怪气。

“可你——”定子想说啥，但嘴动着，没有声音。

“我咋的？弹的是琴，卖的是艺，走的是路，挣的是生活。”琴师说完，一步一步向村东走去。他怀抱着琴，无需拐杖，走路时却不跌跌撞撞，看他的背影，谁能相信琴师是个瞎子？

定子打了声口哨，大黑箭一样窜了过来。定子吆喝：“大黑，上！”可大黑狗望望灰衣人，冲上几步，不上了，只“汪汪”

吠叫。定子上前，猛地踢了它一脚，狗“嗷”地惨叫一声，逃走了。定子冲那灰色细瘦的男孩儿喊：“我会做件大事给你看的！”琴师并不回答，只在干燥的土地上走自己的路。

定子又去望村外绵延跌宕的苍黄色山峦，好久，才说：“我们是白长一双眼睛了。”我们头一次看见他如此沮丧。

五

定子说：“我们去看塔吧！”于是定子领着假丫头、喜子和我组成了一支小小的队伍。

走出古林破旧的村庄时，日头还没有出山，天地间一片朦朦胧胧。琴师是从西方来的，我们迎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走，一定要走到琴师的前面去。本以为行踪保密，谁知，我们走到河洼处时，一个灰色的人已经站在面前的路上。是琴师。

“你们别去了。”琴师说。

“躲开！”定子冷冷地说。

琴师窄瘦的脸面向天空，说：“天要下雪啦。”

我们望望天空，见东方正泛出一片红色，没有云彩。定子冷冷地道：“下雪也挡不住我们。”

琴师说：“咱们结伴吧。”

“我们不想拖块坠脚石。”定子说。

琴师翕翕鼻孔，无奈地一笑，身体从窄窄的土道上挪开。擦过他身边时，定子说：“你的吃喝我已给你摊派好了，你等着我们回来听我们讲塔吧。”他大步前去，头也不回。我们都不回头，都不看琴师。

忽然，大黑狗追了上来。定子捡起石头，向它砸去。自从



那次和琴师吵嘴，定子再不要大黑狗左右相随了。狗犹豫了好一阵儿，才蹲坐在土路上，呆望我们远去。

我们走在山地间，翻过一座又一座普通得面孔几乎一样的土色山峦。日头升起来。我们的身影由长变短，又由短变长。当那座传说中很著名的塔在我们视野里出现的时候，日头正沉向远处跌宕的山峦。

塔是灰色的建筑，在一座很平常的土丘上崛起，十分醒目。我们登上脚下这座高岗，那塔就伫立在对面的坡上。十几只乌鸦在噪噪地叫，一匝两匝，绕塔飞。终于看见塔了，我们却一点儿也不激动。

“那就是塔。”定子说。

“塔就是这个样子。”假丫头说。

“可我们看见了塔。”定子说。

我们在山岗上坐下，并没有走过去的愿望，就隔着并不陡峭的沟谷望塔。直到红日沉落，夜幕降临，我们谁也不想挪动。

“这就是看塔，”定子说，“琴师就是这么走着，走来走去。可他啥也看不见，”他停了停，又说，“我真佩服他了！”我们不知道定子咋说出这样的话来。

“啊——”假丫头叫了起来。我们抬头，看见身后的天空阴云密布。起风了，光秃秃的山地飘荡着呛人的土腥味儿。我们全站了起来，呆望乌云淹没星光，染黑天空。

“琴师说，天要下雪……”定子喃喃地说。

“他知道天要下雪，”假丫头说，“他耳朵会动，他不是人。”

定子没吱声，已迈开步子，往家的方向走了。我们跟着

他,谁也不想回头再看看那吸引我们遥遥奔来的灰塔。事实上,那塔已经看不见了,灰色的身躯已完全淹没进幽幽的黑暗里。

乌云加快了夜晚来临的速度,天地间很快就混沌一片。黑色浓稠。隐隐的,有冰凉的片片碰脸,落雪了,伸出舌尖,能舔到雪的腥甜味儿。这个冬天干燥无比,迟来的雪让山地间弥漫着湿润的气息。

我们很快就意识到了处境的危险。路本来就浅浅地隐在草丛里,蜿蜒曲折。很快,雪就把隐隐约约的路径淹没得和生硬土地一样平常。当我们又翻过一座山包的时候,再也不知该选择哪个方向。

假丫头最先打破了沉默,叫:“定子!”

定子在黑暗中和我们一样沉默,冬天的寒冷以风雪的方式袭击我们。我们都等着定子说话。

“我佩服琴师,他可是总和我们现在一样。”定子却说了句不着边际的话。

“咋走啊,定子!”假丫头哭咧咧说。

定子喃喃地说:“假丫头,你们真应该狠狠砸我!”

雪打在脸上,可我们麻木的皮肉已感觉不到冬天的滋味儿。我们迷路了,迷失在苍茫无边的寒冷的冬夜……

六

后来我们终于回到了村庄,是一只鸟儿给我们引的路。

那鸟儿在夜空中乍然“咕咕”叫了一声,那样熟悉,又那样亲切。我们同时明白,那是琴师的琴声,忙冲着黑暗喊:“琴师,琴师!”没有回声,只有鸟儿的叫声在不远不近的地



方响起。

“走吧！”定子说。

鸟儿声在运动。我们跟随着鸟儿声，在雪地上——跌一滑地走。鸟儿声总和我们保持距离，亲切，却又遥不可及。

假丫头说：“他一直跟着我们。”

喜子说：“他咋识路呢，他没有白天。”可没有白天的人，当然就没有黑夜。

“他鼻子会动，耳朵也会动，他不是人。”假丫头说。

“住口！”定子低沉地吆喝。

鸟儿声在前面。我们在新鲜的雪地上印下疲惫的脚印，循了鸟儿声，爬坡，下岭。雪地幽幽泛白，却寻不见琴师的印迹。可他明明就在我们前面，咋会不留下印迹呢？鸟儿声时而激越，时而清丽，时而低沉，时而婉转，像路一样或者起伏，或者曲折，或者平展，或者坎坷。对我们来说，那鸟儿声更相当于暗夜里的火把，引我们寻找归途。

当鸟儿声陡然消失的时



候,我们发现,面前就是熟稔的村庄。定子领我们直奔废碾房,可里面空空荡荡,并没有琴师的影子。

天明的时候,远山远地一片晃晃的白。天晴了。我们走出村巷,雪淹没脚背,嘎吱嘎吱响。雪地却平平展展,我们找不到自己进村时的脚印,更没有琴师的脚印。风雪把一切都淹没了,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。

琴师自此在村庄里消失。很长时间以后,我们甚至怀疑,是不是真有一个自称琴师的男孩来过我们的村庄。

那个冬天以后的日子很冷,我们不再玩那种古老的游戏。每天,大家守在村巷里,呆望四面环围的雪山,耐心地聆听雪在阳光下吱儿吱儿消融的声音,直到山地又露出本来的面目。

春天,定子死了,死在青草发芽的时候。他死的时候十分平静,只是反反复复地说:“塔,我看过塔,我看过塔。”看塔的经历成为他生命中唯一的一次远征。

后来,我和假丫头他们一同去邻村读书啦,新崭崭的学校是好心人捐钱建的。我们几乎比同班那些鼻涕娃高半截儿,他们该叫我们叔叔。但我们不害羞,因为无知比什么都让我们羞愧。

上学下学,总要经过定子的坟包。

他的坟包像遍地土丘一样平常。

(摘自《儿童文学》)